

世界知識叢書

德國問題內幕

作 J. Winternitz 英賓
譯 符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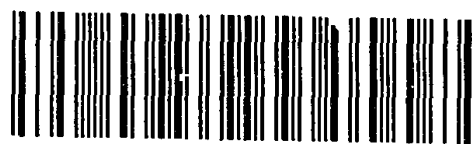
世界知識社刊行

一之書叢小識知界世

幕內題問國德

作 J. Winternitz 英

譯 符 賓



3 0647 5518 8

行刊社識知界世

月一年七十三國民

578.18
738
2

世界知識小叢書刊例

(一) 由於世界形勢變化的日劇，大家對於國際問題的興趣也日形增加。本社為適應讀者要求，特自本年起陸續發刊世界知識小叢書以補充世界知識週刊之不足。

(二) 本小叢書性質有如美國刊行之“Headline Series”。但其範圍除有系統介紹世界重要問題外，亦將包括歷史、地理、人物傳記、科學、及文化等各項。

(三) 本叢書篇幅每冊定為至少兩三萬字，最多不超過五萬字為度。

(四) 本叢書刊行不定期，暫定以十二冊為一輯，本年度擬出滿一輯至兩輯。

世界知識社謹啓

一九四八年元月

99687

目 錄

- 一、德國——和平的樞紐……………(一)
- 二、英佔領區真相……………(三)
- 三、工業的停滯……………(七)
- 四、納粹復活了……………(八)
- 五、爲什麼失敗？……………(一〇)
- 六、罪惡的核心……………(一三)
- 七、比找一頭白鷺還環難……………(一七)
- 八、飢餓的組織者……………(二一)
- 九、「兩合一」與「一化八」……………(二五)
- 十、美國打算什麼？……………(二八)
- 十一、經濟統一與賠償……………(三〇)
- 十二、統一——德國之路……………(三八)

一 德國——和平的樞紐

許多人讀到德國的飢荒，讀到大工業的城市現在變做了瓦礫堆、破屋和防空壕裏，爲着沒有燃料的第三個冬天而發抖的情形時，「好好的救濟他們吧，這原來都是他們建設的。」但問題不能這樣隨讀者嚴重注意這複雜的德國問題的動機，却並非是爲了德國人，而是求和平生活與安全的人民。

在德國，我們（指英國）仍然維持着千萬的兵士和官員。他們駐在那裏是要保證德國的戰爭力量——納粹主義、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能够永遠地消滅。假如我們不能完成這任務，那末，我們雖經了六年的受苦、熬痛、和流血，反法西斯戰爭的目標仍將不能達到。一次新的甚至比上次更可怖的戰爭的威脅，又將籠罩我國和全世界了。

我們是否正在完盡任務呢？納粹是否消滅了呢？德國是否已有了劇烈的改變呢？帝國主義及其發動戰爭的巨大力量的基礎，是否摧毀了呢？着實還有懷疑的理由。

據達爾頓（前英國財政大臣，現已辭職——譯者）四月間報告預算時說，本年「爲了餵養德國人和我國佔領區行政費」的支出，共爲一億一千八百萬鎊。即爲此消耗了美



金借款的百分之十三。這在我們有限的美元資源上是一筆嚴重的損失。我們正在削減着輸入，我們却必須拿這些不能節省的美元去餵養德國人。因為德國發生飢荒啊。

這是否必要呢？我們的錢是否化得適當呢？這是每一個人（包括英國之外的人）所感興趣的問題。

德國的將來，最後要讓德國人民自己來決定。但只要英國一天還是四大佔領強國之一，英國人民對於這些事情仍是有責任的。

我們也有促進團結的義務，但却決不是跟那些一當戈林說着「如果歐洲有餓死的人，斷乎不會是德國人」就歡呼起來的德國人去團結，而是跟那些堅決反抗希特勒並且經過比我們更長期艱苦的反納粹鬥爭的德國人去團結。

不錯，堅決反對納粹的德國戰士只是很小的少數。假如他們的人數能更多，而且假如他們會和那些死在集中營和監獄裏的千萬戰士相聯合，他們國家和世界的命運也許會好得多，然而畢竟仍有千萬人活了下來。只有一個民主的新生的德國纔能終止德國的戰爭威脅，而這唯一的希望就在於他們的身上。

我們的責任是讓這些爲了改善德國和世界的戰士不要倒下去，要讓他們獲得機會，要讓他們感覺到背後有着民主世界的團結。

二 英佔領區真相

凡是知道英國佔領區的事實情形的人，沒有一個人會滿意我們佔領政策的成績。

軍政府當一九四五年成立時就面臨了艱鉅的任務。它必需很大的努力來推動重新工作，恢復運輸，組織新的民主的行政機構，清除危險的納粹份子，並給一個失敗的萎靡的民族，以重整散漫生活的機會。

但悲劇的事實是，一當恢復文明生活的起碼條件有了初步的成就，一當德國人民中間的民主活動得了初步有希望的激勵，事情却是每況愈下了。

我們行政上的失敗在經濟方面最顯著。要希望一個健全的民主生活從衰落凋萎的工業中成長起來，那是徒然的。這樣的情形如其維持愈久，就愈難使德國人相信希特勒主義的罪惡——他們也應分擔責任的——乃是他們現在痛苦的源泉。

德國詩人海涅 (Heine) 曾經說：

飢餓的胃腸什麼也不曉，

只有那藥湯、麵包和白脫辯論的邏輯。

一九四六年七月，現任英佔領區長官羅勃遜 (Sir Brain Robertson) 在演算特別

委員會中起草佔領工作大綱時，也說出了同樣的事情。他說，主要的任務，是「拿我們自己的民主觀念灌輸給德國人，……用社會化民主的形式」，然後又發問道：「我們在這幾點方面是否有了成就呢？」

他的回答是率直的。

「唔，沒有；我們沒有做得很好……因為完成這些計劃的必需條件並不會具備。要做到這些事情最主要的條件，是應該讓德國人民有合理的生活水準和合理的希望。如果他們全部的注意都集中於如何獲取下一餐，如果他們生活在困苦中毫無希望，那末要把我們的民主思想灌輸給他們是大大困難的。」

假如飢餓的只是遊蕩的懶漢，假如只是那曾經拿飢餓來謀害別人的納粹惡徒現在嘗到了自己的苦藥，那就絲毫不足介意的。但現在受苦的，却正是城市中工業的人口，勞工階級和中下階級。

在很長時期中，連每天最低限度一千五百五十卡羅里的官方配給也沒有（英國本國的配給為二千八百五十卡羅里）。在英佔領區的工業城鎮中，僅維持着八百到一千卡羅里的配給。許多星期中沒有肉，沒有油，沒有馬鈴薯，麵包配給減少到每星期三磅，有時更少。

要靠這樣的配給來維持工作，是乾脆的不可能。只有那處於能從黑市取得額外供應的地位的人們，纔有辦法。

羅勃遜在上引的報告中指出：「照健康上的事實，一千卡羅里是不能使人過活的，然而德國人依然活着，因此，很明顯的，他們一定是在取給於配給以外的東西。」

戲院裏有一流行的笑話，正道出了辛酸的真實。一個丑角問：「你在工作嗎？」另一個答道：「我怎麼能够去工作？我有一個家庭要養呢。」

什麼東西都可到黑市買，另有價格，而那價格是在上漲着。六月初旬，一只兩磅的麵包在漢堡要值十五先令。

城鎮中的勞動人民都只能拿出他們最後的所有物，——倘如礦工，就拿他們特別配給所得的“Schnapps”（一種烈酒）和烟捲，去換取維持他們的家庭，而投機家地主和富農，却儘能從他們自己同胞的悲苦中，發財發福。

這是我們從德國所得到的矛盾報告簡單的說明。有些訪問者告訴我們，他們看到孩子們都比這裏的孩子們喫得好，一些也看不出飢餓的徵象。另外的觀察者，則又訴說着飢餓、貧苦和失望的可怕故事。事實是有許多人靠着土地的脂肪生活，而其餘的却在飢餓中。



三 工業的停滯

這也就是工業生產停滯不進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一九四六年秋天，它甚至從普通的水準繼續下跌。營養不足的工人不能完成平常的產額；因為一般健康情形的低落，因為工人須化了許多時間去獵取食物，告假不到者增加着；遊手好閒者只要有藉黑市可以謀取更好生活的機會，是很難被拉來參加生產工作的。

在一九四六年十月，消費品的生產達到一九三六年水準的百分之二十四，在冬季危機中降低到百分之二十以下，一九四七年七月，又回到百分之二十四。一九四六年十一月總生產的指數為百分之三十五。冬天裏降到百分之二十七，一九四七年七月，又回到一九四六年的水準。

消費品的生產不加鼓勵，一切力量都集中於工業復興所繫的煤產。所謂重點的制度是採行了，礦工們由此獲得了額外的消費品，藉以提高他們的產額。因了這一激勵的方法，每天的煤產量從一九四六年末期的十九萬噸增至一九四七年三月的二十三萬三千噸。但一當糧食危機惡化，而礦工和別部門的勞工聯合罷工時，又發生了新的衰落。最高限度的產額值及一九三六年產額的百分之六十。除非增加糧食的供給，除非取得礦工

對於增加生產的全力支持，這不滿意的產額水準是無法改善的。上幾個月中，礦工們因特別努力可以獲得額外的糧食配給，情形就略略好了些。爲了推進生產的安全設施仍是疏忽的。失事率從一九四七年一月的九千起，增至八月的一萬三千起。這不是保障永久改進的辦法。

鋼的情形更壞。鋼的產額從一九四六年八月最高的二十五萬噸減低至一九四七年一月的十五萬噸，夏天中仍低於二十四萬噸的水準。這相等於每年二千四百萬噸的產額，這還不到一九四六年三月四強同意規定的五千七百萬噸最高產額的一半。

這是尷尬的局面：糧食不足，生產不足，舖子裏沒有貨物，而輸出又不足償付糧食的輸入。最後的貯藏已經耗竭了。

四 納粹復活了

失望是反動和法西斯主義的哺育所。在一九三〇——三二年，經濟恐慌和大量的失業把幾百萬的德國人驅入了希特勒的陣營。飢餓和一個佔領軍政權的失敗，已引起了危險的納粹的復興。

我們不能忘記下面這樣的事實：——納粹黨的黨員有八百五十萬，而那由紐倫堡法

庭宣佈爲犯罪的最瘋狂的納粹黑衛隊 (SS)，又擁有五十萬隊員；十二年來，德國全部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的的生活，都爲納粹和那些忠於納粹的人們所控制。

希特勒第三帝國不光榮的失敗，希特勒、戈培爾和希姆萊的自殺，納粹罪犯的處死，紐倫堡的宣判，最危險的三萬納粹份子的幽禁，幾千個納粹從高位中的肅除，一切這些，當然是使殘餘的納粹份子喪胆，足使大多數德國人民心中的納粹思想發生了動搖。但有許多德國人的轉而反對納粹，只因爲他們是失敗了。如果民主失敗了，他們是又會去附從一個新的奸雄的。

如果納粹的思想不再由堅決的民主信念來代替，如果那些多年來納粹支持者的權力再不由那有着光輝反納粹記錄的人們來繼承，那末，納粹復活的危險就將繼續存在的。

在英國佔領區中，我們的成績還差得遠。一九四七年二月，一個由黑衛隊軍官和希特勒青年團首腦領導的納粹大規模的陰謀曾經被揭露。如其以爲所有的納粹陰謀份子都已逮捕，固然未免天真；如其相信已經逮捕的人就是最危險的陰謀份子，那是更天真的了。

因爲，除了那些藏匿武器、暗殺反納粹份子和在審判納粹法庭上投擲炸彈的瘋狂青年之外，還有更其危險的份子在，他們或則巧妙地僞裝爲「民主份子」，而重行恢復其

權勢的地位；或竭力中傷民主，排斥反納粹份子，並佈置反動勢力重來德國的條件。他們的資格比納粹還老：例如普魯士軍國主義者，侵略的帝國主義者，重工業家以及那在幕後資助希特勒發動侵略的化學和電氣的獨佔資本家。

這批人有一個很簡單的程序：即贏取英美來支持對蘇的報復戰爭。他們希望收回東方的失地，然後再來與西方列強算帳。這樣的念頭，在現行條件下似乎顯得狂妄，但在西部德國困苦情形使德國人大感失望的今天，在忠誠的德國民主份子還沒有機會拿和平民主生活的利益說服國人的今天，這却仍是一個實在的危險。這些思想受着猛烈反蘇態度的鼓勵，如英美佔領當局的許多代表所公開表示；又受着他們政策的鼓勵，這種政策對於打擊蘇聯勢力要比對於打擊納粹勢力還熱心。

當飢餓的德國人在破毀的國家中一面聆聽民主利益的說教，一面却儘是露齒冷笑，我們的佔領工作終於失敗了。

這種飢餓和生產衰落的尷尬狀態一天不打破，我們借來的金元就只能繼續投入德國的深淵。

五 爲什麼失敗？

在德境的英國佔領區，幾十萬工人罷工抗議不能忍受的生活條件，這是我們的工黨政府應該負責的。工人們在機器旁邊精疲力盡，而那些納粹時期贏利的人們却仍能從黑市中取得他們所喜歡的一切，這根本的錯誤是在於我們的政策。前任「雙佔領區」經濟事務委員會主席阿迦茨（AGASSIN）是一位溫和的社會民主黨，他在今年四月的職工會會議席上說：「那些把希特勒扶上馬鞍的人們，今天又要比他們的受害者還活得舒服了。」

這是罪惡的核心。這主要不是那些當地負責執行政策的官員的過失。這主要的過失是在於政策。那些人跑到德國來，有許多都抱着做好工作的最好願望，現在却大為傷心了，因為他們看到所有的努力都遭到了阻礙。

我們當局的根本過失，在於開頭就沒有有一個切實可靠的反納粹的堅定政策，開頭就沒有有一個連根帶枝剷除納粹及其支持者的鐵面無情的決心。

當納粹政權開始動搖，聯軍進入德國的時候，在有許多地方，主要是工業的中心，就躍起了勞工運動舊日的堡壘和反法西斯委員會。他們幫着恢復秩序，維持運輸和生產，阻止納粹最後一分鐘的怠工和破壞的企圖；他們兜捉着危險的納粹份子；他們充份準備着與佔領當局在各方面的合作。

當然，這些反納粹份子大半都是社會黨和共產黨員，監獄和集中營裏的倖存者。固然，反抗罪惡的納粹政權的，也有忠實的自由黨和基督教黨員，但他們比起那來自勞工階級運動中的反納粹的戰士，却是很小的少數。

數字證明了這情形：

在一九三六年六百零九次的審判中，共有三千二百八十三個反納粹份子被判處了八千二百四十九年的徒刑，十九個處死，十八個無期徒刑。在這些反法西斯份子中間，有八百九十八個非法的共產黨組織的黨員，四百七十三個社會民主黨員，一百五十七個社會主義勞工黨員（那是從社會黨分裂的左翼），七百三十個職工會主義者，三百三十個基督科學黨員（*Bibelforscher*），四十一個教士，包括天主教與清教徒，十八個天主教組織的幹事，二十八個外國人，一百十七個違犯了納粹的種族法，四百九十一個則因支持非法的共產黨組織和社會黨組織而判罪。

德國的勞工運動會受到公正的批評，說因了它的脆弱和散漫，纔造成納粹勝利的可能；因此，它對這次的災難也有責任。不過，當納粹飛黃騰達的時候，保守和自由黨派的黨徒們，幾百萬幾百萬的都投向納粹的懷抱，而社會黨和共產黨的基本羣衆却仍屹立不動地一直堅持到一九三三年已快沒有表示民主意見可能的時候，這却是事實。

不幸，西部德國的佔領當局，並不嘉納這種久鍊的民主份子。納粹監獄和集中營裏的經驗，竟然不及納粹機關和納粹戰爭經濟重要部門中的經驗。

「專家」們趕上了時機。

我們反納粹政策的主要弱點恰就在此，所有主要的位置都不是掌握在可靠的反納粹份子的手裏。假如真正可靠的德國民主份子都處於控制的地位，那末，即使是納粹而並未犯罪的技師和真正的專家也儘可雇用，而不致有太大的怠工的危險。顯然地，納粹黨員有八百五十萬，在別的納粹組織中還有更多，以前的納粹份子是不能全然從所有工作中排斥的。

六 罪惡的核心

但要阻止納粹的怠工，並博得德國真正民主份子全心全力的支持，就決不能讓危險的納粹份子處於行政上和經濟上的控制地位。在這方面，我們的反納粹政策根本失敗了。

據管制委員會的報告說，到一九四七年八月三十一日為止，隱藏在公務機關裏的有一百八十九萬四千二百零七人，其中三十三萬七千二百二十五人已被肅除或撤職了。看

來倒是很動人。但這是不夠的，因為事實上，同時仍有最危險的納粹政權的支持者，掌握着權力啊。

。戰爭結束兩年之後，在所有的各行政部門中，在警衛部隊中，以及在司法機關中，仍有着無數的納粹份子。讓我們隨手舉幾個例：在漢堡自由市，以前的納粹份子在市政府中仍居強大的多數。在 Senate Chancellery 中，一百四十一個官員中有一百零一個是政治上不可靠的人物。立法部的三百五十九個雇員中，有三百四十二個是納粹的黨員。在教育部，四千八百四十三個雇員中有三千六百九十個是以前的納粹，青年部的一百七十七人中佔了一百三十一。

納粹制下的漢諾威 (Hanover) 警察局，經了多次控訴後總算撤換了幾個。但在警官中間，納粹份子仍比反納粹的份子多。由民主黨派代表組成的特別委員會，曾在埃森 (Essen) 警察方面進行肅清納粹的調查，它的結論是令人短氣的，它列舉了事實和姓名，證明「納粹黨、希特勒青年團和別的納粹組織的份子所佔的比例，甚至比第三帝國時代還要大。」

一九四七年初期世界職工會聯盟 (WFIO) 會派一委員會到德國實地調查，它的結論是：「肅清納粹的工作還不會以滿意的速度或充份有效的方式進行。」該報告又指出

許多人雖已經由「肅清納粹委員會」宣佈爲聲名狼藉的納粹份子，但仍在軍政府中任職。特別在警察方面，有着一種只論「資格」不管過去經歷的傾向。在杜賽爾道夫（Dusseldorf）警察局的高級官員中，有九個納粹老黨員。在巴台蓬（Paderborn），肅清納粹委員會曾檢舉了二百六十個官員，結果四十二個仍被留用，而且其中兩個還是黑衛隊的隊員。

據該報告說，德國的警察是由德國國防軍的下級軍官組成的。世界職工會聯盟要求肅清納粹的警察和職業的軍國主義者，並提議在所有的肅清納粹委員會中，職工會應有充份的代表。

在西部佔領區中，以前的納粹仍能充任德國法庭中的法官和檢察官。因此，一個謀殺猶太人的黑衛隊員在白萊門（Bremen）被處短期拘役就獲釋放，是毫不足怪的，原來這位法官也是從前黑衛隊的隊員。因此，基爾法庭把一個反納粹份子因爲攻擊一個越獄的納粹而被處徒刑，也就毫無足怪了。這些法官，都仍是遵守納粹法律的。

凡非甘心情願而被迫或爲衣食參加納粹黨的人們都是所謂「普通的納粹」。這些人都必須令其回復民主的社會生活。但小納粹遭了懲罰，大納粹却脫逃了，這是常常有的事情。

德境美軍佔區



七 比找一頭白鷺還難

也有人名義上並非納粹，爲了某種理由避免入黨或者是脫了黨，但他們全部的社會和政治的背景却與納粹政權有密切的關係，即使他們在小問題上與納粹領袖有爭執，但他們在德國的戰爭中確曾謀過利，也犯過罪惡的。

這幾句話可以應用於大地主和工業家。要在他們中間找出一個真正的民主份子，比找一頭白鷺還難。他們多半是保守的保王黨，他們不喜歡納粹只因它是暴發戶。他們之中有些人——例如蒂森 (Fritz Thyssen)——與希特勒發生了爭論，因爲他發動戰爭從進及西方開始，而未如他們所提議的進攻蘇聯。有些人後來在戰爭中與納粹領袖發生了爭論，因爲他們夢想單獨與西方媾和，而認爲希特勒、希姆萊和戈培爾之流，是在妨礙他們所希望的不致損害他們在德國權力的合理的妥協。

當然，在地主中間是不能找到可靠的反納粹份子的，因爲他們是處於控制納粹德國糧食財產的地位，也不能在工業家中間找到，因爲他們在納粹戰爭經濟中居於有勢有利的地位。

戰爭罪犯法庭的美國首席檢察官泰勒 (Telford Taylor) 對於這些人倒是看透了

的，當他在紐倫堡對法本托萊斯和德國顏料托萊斯的首腦提出起訴時說：

「實在說來，這些被告以及像他們這樣的人，——不是半瘋狂的納粹和街頭橫行的惡棍——正是主要的戰爭罪犯。更重要的，假如他們的罪行不加宣布或處罰，那末，這些被告對於世界未來的威脅，不知要比希特勒大多少，假定他今天還活着的話。」

悲劇的事實也就是英美合併的雙佔領區最不調和的特點，即大地主和獨佔資本家的權力，兩次世界戰爭的組織者和謀利者一些也沒有被消滅，而且他們仍掌握着控制的地位。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二日，貝文外相在下院中報告德國的重工業說：

「這些工業以前都在大亨們的手裏，他們與德國的軍事機構密切相聯繫，他們資助希特勒，他們在兩次戰爭中成了德國侵略政策的一部份。我們無意看着這些紳士以及類乎他們的人重行回到足以使他們造成這樣悲慘結果的地位。我們已經接收煉鋼工業的所有和控制權，作為暫時的措置。我們短期內將在化學工業和機器工業方面採取同樣的行動。我們的願望是，那些工業將來應該為社會所有和控制。那些重工業的國有化的要求，再沒有像今天德國所要求的強烈的了。」

這些願望當然是美麗的。但到地獄之路也往往鋪着美麗的願望。自從這篇演說之後，一年多已經過去了，貝文先生這樣激烈批評過的煤鐵大王們，却依然不會擠斥，而國有化似乎比以前更遙遠了。同時，英美佔領區的所謂經濟合併已經生效，而熱心於「

私有企業」的美國人士，已對我們的魯爾政策發生了決定的影響。

根據一九四七年九月所締的協定，英國的管制代之以美英的管制。美國人提議以金元投資魯爾的煤礦。他們的條件之一就是將國有化的計劃「擱置」五年。

究竟是誰掌握實際的管制呢？

在英美的管制之下，煤礦的行政，生產和分配的日常工作，都操在德國官員的手裏。這裏我們又可以看到曾在希特勒時代工作過的納粹老黨員。在一九四五年，當希特勒德國正在最後掙扎的時候，柴格瑪博士 (Dr. Sogemeier) 是納粹煤礦管理局的總裁，而里格爾 (Reul) 庫格勒 (Kugler) 和胡斯脫 (Wuester) 則是他的助手。在一九四七年，明登 (Minden) 的經濟事務所有一個煤產部。誰是主任呢？又是柴格瑪博士，納粹經濟部長芬克的好友。其餘三位納粹「專家」也一個沒有消失。里格爾和庫格勒是煤產統計局的經理，這在納粹時代叫做德國煤產事務所 (Reichsstelle Kohle) 的，而胡斯脫則是另一配給煤的機關的經理。

庫格勒是一個特殊的「專家」，他是榨取波蘭和俄國煤礦與礦工的顧問。這些人當然也是榨取德國礦工藝術的專家，但他們却是取得礦工信任並刺激他們拚命提高產額的有力份子。

柏林職工會機關報「論壇」(Tribune)曾發表一張現行煤礦工業負責人的名單，其中都是納粹黨、黑衛隊、褐衫隊乃至「蓋世太保」的積極份子，大部份是惡名昭著的戰爭罪犯。

這些人每月領着二千到五千馬克的薪水，倘使其中任何一個被開除了，他們就都有很重的賠償金。

英國礦工如其在國有化之後仍看到舊日同一的冷面孔處在控制的地位，那是不會愉快的，尤其記起工業賠償乃是付給舊日的所有主。他們可以想像魯爾礦工的感情，他們替煤礦所有者工作，而這些煤礦所有者正是化錢摧殘職工會，唆使祕密警察跟蹤他們的代表，並在戰爭中發財而讓他們流汗挨餓，他們的家被炸粉碎的死敵。

一九四七年九月，新的德國煤礦管理局宣告成立。七個負責人中有四個是出名的反動份子，曾在希特勒戰時經濟中佔領導的地位。其中最主要的一個叫做羅倫(W. Roelen)，蒂森公司的董事，曾為納粹政府所信任，並授予「軍火工業領袖」(Wehrwirtschaftsführer)的榮譽。他得過獎章，因為在他管制下，對於榨取外國的強迫勞工有功績。

這人事的指派尚未正式確定。因為英佔領區的德國職工會曾對此新組織的計劃提出

了嚴重抗議，並要求重行商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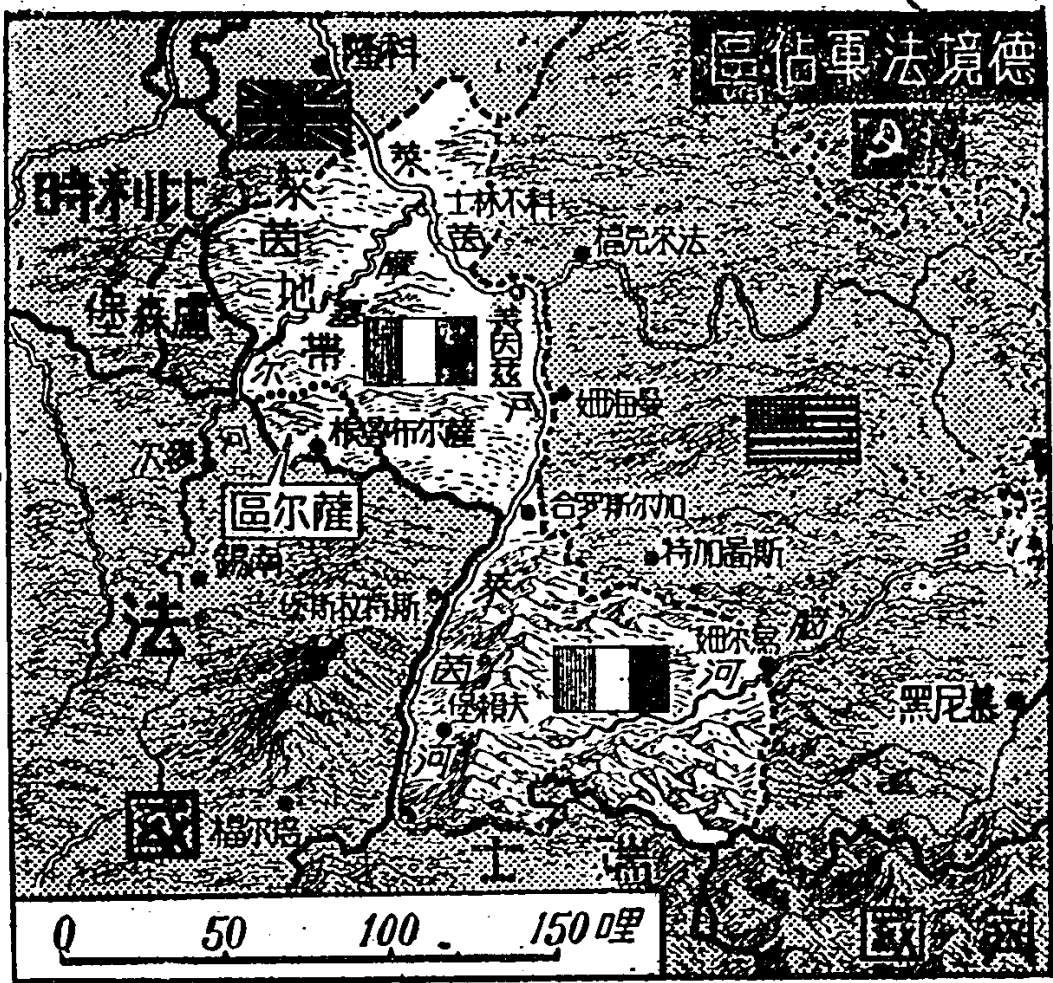
鋼工業方面也有同樣的故事。最無可掩飾的是德國鋼業托辣斯（Vereinigte Stahlwerke）前董事丁克爾巴哈（Heinrich Dinkelbach）的情形。這個人，經德國的肅清納粹法庭正式宣佈爲「非納粹」，而由軍政府和鋼業管理局授權，負責「整理」鋼工業。

先前承諾的重工業的「社會化」或國有化，代之以任命德國鋼業獨佔資本代表丁克爾巴哈來負責「肅清卡特爾」。一九四七年三月，他驕傲地宣佈，四大鍊鋼工廠將從他們以前所有的公司中劃出來，改變爲新的獨立的公司。

因爲所有權問題尚未決定，丁克爾巴哈當即說明，所有權關係並不因這次改變而變更，舊的所有者暫時假定把他們工廠租給新公司。工人代表將被邀參加管理委員會——那只是些民主的烟幕——但丁克爾巴哈自己和他老的夥伴們，却又在這些「卡特爾肅清了的」鋼業公司中，儼然以經理的姿態出現了。

八 饑餓的組織者

沒有民主的動機、計劃和管理，却讓納粹和反動份子在糧食行政上佔優勢，這是工



業區域糧食供給中斷和勞動人民飢餓的主要原因。

現在的英佔區，戰前住着二千萬人，而現在則有二千三百萬人，因了難民的湧入，是不能自給的。它生產着三分之二的糧食供給。

一九四六年的收穫（穀物三百五十萬噸，馬鈴薯六百萬噸）比戰前少三分之一。戰前的糧食輸入約為五百萬噸。一九四六年輸入二百萬噸以上。很明白，人口增加，糧食供給減少，平均的消費量自亦不可避免地減少了。數字證明着準確的分配，不致使這種減少超過百分之五十。戰前平均的消費量當然在三千卡羅里以上，因此至少維持一千五百五十卡羅里配給的水準是可能的。但實際上竟減少到平常糧食供給的三分之一，即不到一千卡羅里的飢餓水準線。有許多地方糧食分配實際上已告中斷，弄得好幾天沒有麵包又無馬鈴薯，這種災難的狀態，實是糧食管理的反動機構的責任。

普魯士容克（ Junker）貴族旭寧根（ Schlange-Schoeningen），在佔領區負責糧食供給時是一無成績的，現在又復是英美合併區的糧食局長了。

旭寧根不是納粹，但他是一個老的保守的地主，土地改革使他在東普魯士失去了田產，像他這樣的人，當然不能叫他來實行民主的土地改革，或肅清糧食機構中的納粹和准納粹份子，對於組織工業人口和農業工人的共同合作，當然更無興趣。

事實上，他滿意的是納粹所組織的第三帝國糧食專賣局。這是一個官僚主義的機構，受大地主和納粹大亨的控制，農民被迫加入，以所謂領袖制的原則為基礎。二萬個納粹控制着農業生產和分配。他們盡量購買着所有的農業產品。他們只是為自己的錢袋打算，而農民們也總是想盡方法，欺蒙着他們。

這種制度的維持，完全是靠了背後納粹警察國家的力量。當納粹的勢力消滅了，這個毫無效力的腐敗的官僚機構仍然存在，既不能也不願阻止合法市場官價的破壞和黑市的猖獗。幾個月前這糧食專賣局宣佈解散了，但仍在別種名義下繼續活動，雖然許多民主團體開會、決議和示威，要求撤換旭寧根和糧食機構中別的納粹殘餘份子。

在兩佔領區合併以前，漢堡英佔領區的中央糧食機構中，是充滿了納粹份子的。社會民主黨或天主教黨員充任着各部的主任，但所有其他的負責官員則都是納粹黨員，而且大都是一九三三年以來的黨員。當「雙佔領區」的糧食機構成立時，連一個納粹黨員也沒有調動。

當嚴重的糧食恐慌情形日益明顯時，於是引起了公眾對於誰應負責問題的討論。泰晤士報（一九四七年五月九日）的通信員寫道：

「自把責任交付給德國人之後，糧食收穫量就發生了嚴重的降跌。在今年最初

幾月中，減少了十三噸的穀，而自上次收穫以來，一共減少了四十五萬噸。一部份被用以餵豬餵牲口，以及農民和其家庭朋友的消耗，一部份則被用以交換貨物。農民不大信任現行的幣制，因此拿了穀、馬鈴薯和日常出產到黑市中去交換貨物，如傢具、珠寶和布疋等。

假使德國人對糧食管理辦得不好，軍政府是不能逃避責任的。他們不願德國民主份子的警告，設辦了這樣一個官僚主義的機構。無疑地，許多德國人都是頭腦頑固而自私的，但那造成貨幣購買力破產的經濟政策，却不能叫他們來負責。

另有人把過失責任推給了俄國。貝文在工黨年會中說，蘇聯佔領區中沒有糧食運過來。事實上，到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止，蘇聯佔領區曾就其一九四六年的收穫中，對英美佔領區借給了十一萬五千六百噸的穀，十一萬四千噸的馬鈴薯和二萬八千九百噸的糖。

九 「兩合一」與「一化八」

當一九四六年底，英美佔領區宣佈合併時，曾有過好大的諾言。該區包括糧食在內的輸入將大大的增加，以促成一個共同的生活水準。據說「一等到世界的糧食供給情形

允許」，平常消費者的配給水準將提高到一千八百卡羅里。同時又保證至少可有一千五百五十卡羅里的配給。

爲使西部德國在一九四九年年底完成「自給的經濟」，一個進出口的計劃擬定了，英國接受了用美元來償付這一不可靠的事業所需耗費一半的義務。

這經濟的合併，正式開始於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却毫無成績可言。糧食危機甚至比以前更惡化。巴伐利亞軍政府下了管制收穫的命令，在符騰堡·巴登(Württemberg-Baden)一九四七年八月的實際收穫的數字，證明了要比德國管理當局所報告的高得多。舉一個例，符騰堡的穀物產量，比前德國人的估計要高百分之六十二。

任何地方沒有工業生產和輸出的復興徵象。

「雙佔領區」的行政機構是一個官僚主義的結合，成績連單佔領區的行政機構都不如。「雙佔領區」的各機關，分佈於兩大佔領區的各城鎮，沒有任何民主團體的支持。美國的聯邦思想鼓勵了地方上自私的利益，和小集團的仇視，而使有效的計劃經濟，以及民主管理的生產和分配，成爲不可能了。

社會民主黨的經濟專家阿迦茨(Aggatz)曾慨乎言之的說，雙佔領區的協定不是把兩者合而爲一，而是把兩者分而爲八了。對抗東部佔領區的壁壘增強了，兩個佔領區

內部的對立也加深了。

經濟合併協定實行六個月之後，六月初又宣佈了一個新的協定，這不啻是承認失敗的自白。這一新協定還是朝着錯誤的方向，是未必有濟於事的。

一個有名無實的包括五十四個委員的經濟顧問委員會在佛蘭克福成立了。在複雜的雙佔領區政府的上面，又有執行委員會和執行指導委員會（有名無實的），全部機構則又從屬於軍政府中無數的雙方官員的控制。

這種疊床架屋的官僚主義的機構，是既不民主又無效率的。經濟顧問委員會是由各省議會（Landtage）的代表組成。地方分裂主義的反動利益有充份的代表，但在這樣一個號稱解決經濟問題的機構，却並無更重要的有關經濟生活的民主團體——如職工會——的代表。

在顧問委員會的五十四個委員中，有二十個社會民主黨員和三個共產黨員；工人階級政黨的代表，遠較其投票的力量為小。基督民主黨充份利用了這種反對社會主義的多數，執行指導委員會中都充滿了他們的代表。

反動派的重量，在雙佔領區的行政機構中甚至還更大。從明登遷到佛蘭克福的雙佔領區經濟機構，二千個官員中有一千六百個是以前的納粹黨員。要希望這樣的機構來促

成德國經濟的民主化，當然是過份的樂觀了。

這也並非是這個機構所打算的本意。但我們要提出的問題是，當倫敦外長會議正要
在德國政治和經濟統一的基礎上謀取解決的幾個月之前，爲什麼要苦心經營這樣一個兩
佔領區的機構呢？

十 美國打算什麼？

在這樣情形之下，兩個佔領區合併的動機，是在建立一個分裂的西部德國的國家，
並組織一個分裂的聯邦政府。這可以從英美對於德國工業水準協議的背景來看，特別是
鋼的生產，他們（不顧法蘇的抗議）違反了以前的四強協定。

這一切也就是那些美國反動政治家——如胡佛、杜爾斯及前國務卿貝爾納斯等等
——的意見，他們公開要求終止與蘇聯在德國的合作，而單獨與西部德國締和。

美國的獨佔資本家，要替他們龐大的生產力找市場，同時又要尋求安全而有利的海
外投資的機會。在面臨着這兩大問題之下，他們要把歐洲造成爲反社會主義的「安全地
帶」，並給美國的侵入打開歐洲的市場。在這些計劃中，魯爾的重工業佔着重要的地
位。在美國資本的重新裝備下，在美國獨佔資本與他們舊日的德國企業夥伴的聯合控制

下，魯爾的煤礦和鋼鐵工業可以重行恢復其在歐洲的統治地位，不過這一回不復是有力
的德帝國主義的基礎了，而是成爲金圓威力擴展的基礎了。

波茨坦協定是以消滅納粹主義和軍國主義的綱領爲基礎的。在一個使德國成爲反社
會主義的安全地帶計劃的基礎上，決沒有協議的可能。佔領的目的，是在幫助德國人民
建立一個健全、強大而民主的政權。倘如勞工階級被擯斥在基本工業的行政之外而不能
發生其影響，德國就不能有強大的健全的民主。

美國的計畫將使德國永久分裂。德國的民主進步勢力要求着一個統一的德國。他們
決不能接受他們國家的分裂。因此，美國的政策只能從反動份子中間，從支持納粹的地
主與工業家中間去取得擁護，同時，還得準備替美國大王們服務，來反對民主的土地改
革，反對戰爭謀利者和納粹罪犯的工業財產的沒收，反對樞要工業的國有化。

有人希望一筆美元借款，投資到德國的重工業，就可恢復西部德國合理的繁榮，從
而減輕英國納稅人對於佔領費用的負擔，這全然是一種幻想。

沒有民主的土地改革，沒有工業品與東部德國和東歐農業品的交換，西部德國在黑
市猖獗下仍需要着美國巨額的糧食輸入，而依照協定，半個雙佔領區仍須由英國政府負
担費用。假如讓美國人來負擔較大的費用，他們必將要求更大的政策決定權。這結果必

將造成這樣的情形：即讓美國的大企業來控制政策，而英國則供給士兵和官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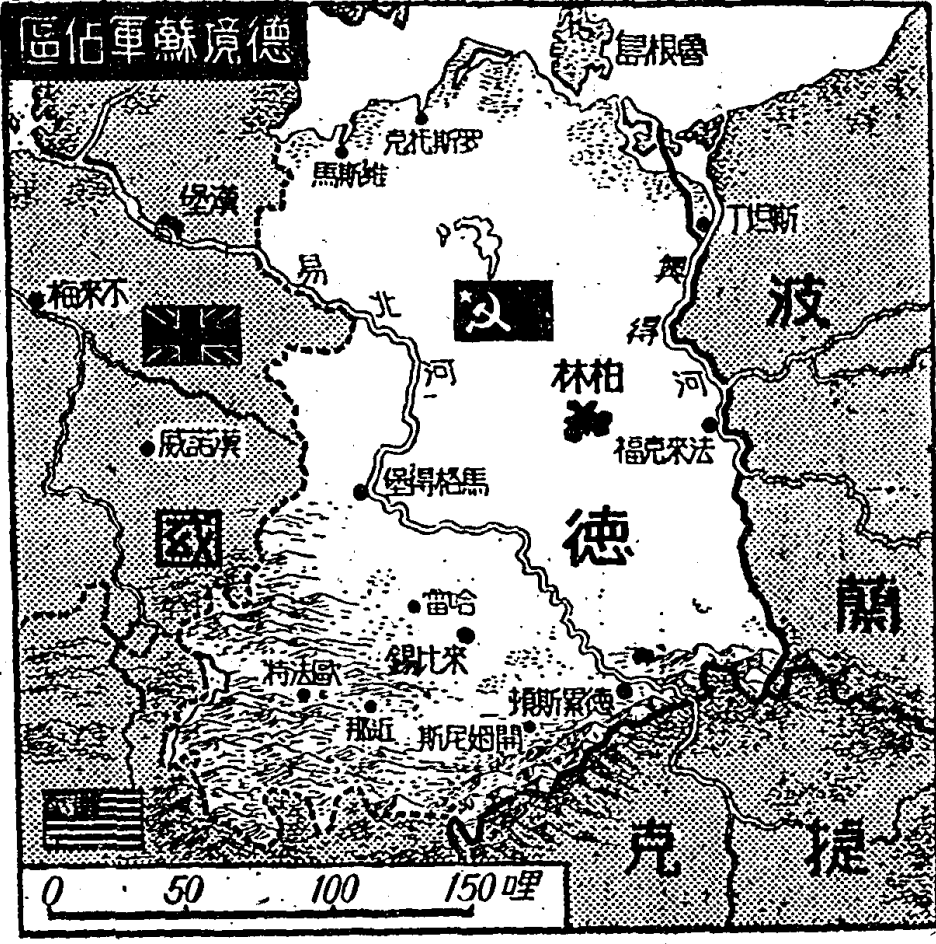
他們計劃把德國的產額特別是重工業產額提高到一九三六年，即希特勒「大砲代牛油」經濟第四年的水準；在六百八十二家企業的毀除名單中，只有三百零二家被指為戰爭的工業；這些做法，明白地反映了政策的危機，即讓實在的戰爭潛在力原封不動，而對消費和輸出所賴的工廠却加以毀除。

美國獨佔資本案，對於發展那足與美國輸出競爭的德國製造工業是並不感興趣的。他們要發展煤鐵的產額和輸出，只是爲了使別的歐洲國家的工業，倚賴於美國控制下的西部德國，並使他們成爲供給廉價原料的殖民地附庸。由半飢餓的德國工人的廉價勞動所生產出來的魯爾煤和鋼，一旦落到美國大企業的手裏，就將成爲一種危險的武器，來反對英法國有化的工業，特別是英法工人的生活水準了。

十一 經濟統一與賠償

「但是」——雙佔領區協定的辯護者說——「這次佔領區的合併不是單獨進行的，俄國和法國也曾邀請過他們來加入。只因與俄國人協議不可能，我們纔退而求其次，實行與美國佔區合併了。」

德境蘇軍佔區



倘如說合併的協議不可能，究竟是誰的不是呢？這是要看條件的。我們對俄國提出的條件是否合理呢？

在波茨坦，三巨頭同意了德國政治和經濟統一的原則，史太林不但並未拒絕這原則，且提議在盟國管制下，立即成立德國中央政府。這是英美代表所未接受的。

法國未曾參加波茨坦協定，她反對提早建立統一的德國。她第一要取得安全的保證，想在薩爾、魯爾和萊茵區域成立分裂的政權。

因此，在波茨坦會議之後，各佔領區就開始了不同的發展。自然，俄國人在他們的佔領區裏也有過失。要既能滿足他們迫切的補給需要，以供他們巨大的破毀區域的整理，同時又要讓德國留下充份的設備和物資，俾能用於重建，這樣的政策是不容易找到的。佔領當局對於賠償品的提取，往往與德國工業復興的迫切需要相衝突。但是所有公正的觀察者，却一致同意，肅清軍國主義、肅清納粹以及促進民主化的政策，却確是依照縝密的計劃堅決地實行了。

隨着世界職工會聯盟和國際合作聯盟代表的產生，職工會和合作社自始就受到各方面的鼓勵。自納粹崩潰的最初幾星期以來，自由黨、基督民主黨、社會黨和共產黨就依照協議的重建綱領共同工作着。

肅清納粹的政策是徹底剷除危險的納粹份子，而同時予未曾犯罪的納粹黨員以自新的機會。固然，納粹逃避了的也有，但主要的事實是，凡會切實反抗希特勒的戰士，都担任了重要的職位，這却足為決心建立一個肅清納粹社會的充份證據了。

社會黨和共產黨合併而為社會主義統一黨，事實上，工人階級已大大增強了它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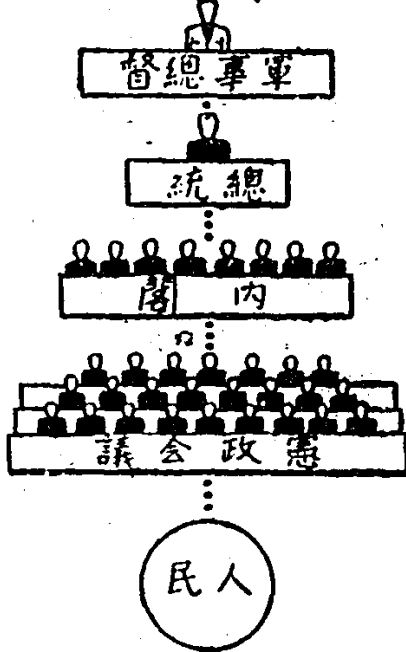
這些發展促成了民主土地改革的實施，剷除容克貴族，在農村建立了民主的堅實基礎，並給千千萬萬的無家可歸者帶來了新生活。

銀行的存款凍結了，黑市減少了，這兩者的改革，保證了勞動人民糧食的充份供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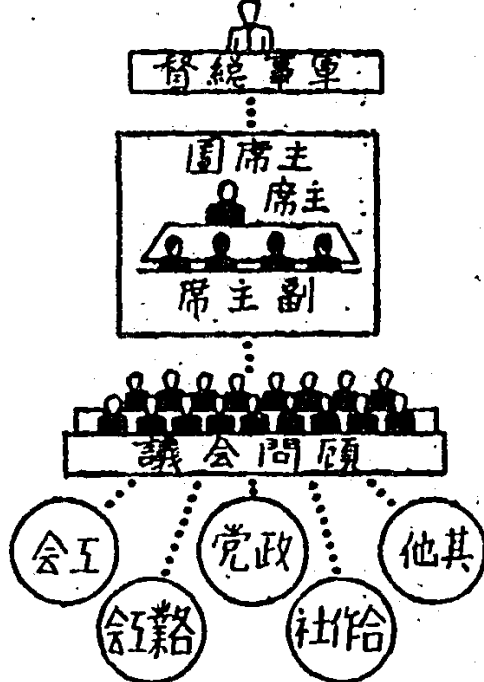
薩克遜 (Saxony) 省的公民投票，和別省的議會運動，決定了沒收納粹工業家和戰爭謀利者的財產。德國各省議會又決定煤礦和其他天然資源的國有化。職工會的權利獲得安全的保障。

這種健全的民主發展，不但履行了肅清納粹、肅清軍國主義和民主化的波茨坦政策，同時也刺激了生產。生產達到戰前水準的百分之七十。蘇聯的佔領區成了靈活的事業，一面給德國人民以適當的生活水準，一面又使他們能同時償付佔領費和賠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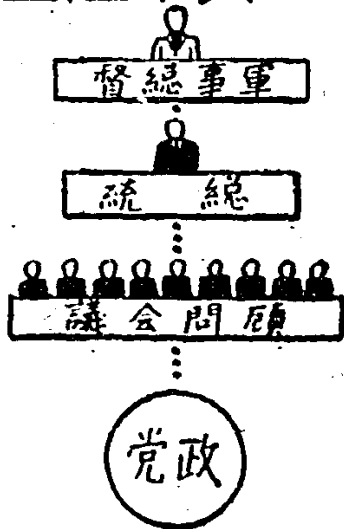
區佔軍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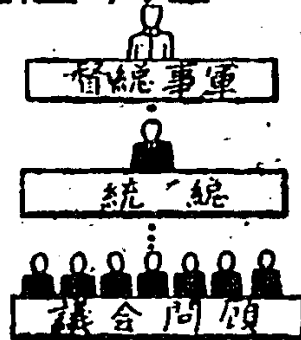
區佔軍蘇



區佔軍英



區佔軍法



最近，泰晤士報的駐德通信員（十月二十一日）會總結蘇聯佔領政策的結果，這樣寫道：「有更多的糧食，也有更多的工作。德國人對於他們前途開始懷着希望了。在這個崩潰而精神渙散的國家中，這是一種不能忽視的成就。」現在，邀請俄國也來參加西方合併區，條件是取自現行生產中的賠償應予停止，蘇聯也應同等負擔西部佔領政權的費用。

這是貝文外相在莫斯科會議中提出的建議。這一計劃的目的是要「管制的列強來分負現在已經不能勝任而將來更成問題的財政重担」。德國首先應該拿對外資源的交換來償付輸入，佔領費的償付應該放在第二位，只有當德國達到平衡的經濟並優先償付了輸入之後，從現行生產中提取賠償的問題，纔能加以考慮。

這難怪俄國人就此得出了結論；認為他們的資源遭了德國可怕的破壞，理應從德國取得賠償的，而現在英美不但在阻止他們取得賠償，却反叫他們來貢獻納英美極端浪費的佔領費。

誰能希望俄國人接受這樣的條件？

當英國接受美國的建議，來平均分擔德國復興計劃所需的金元時，英國當然是做了一筆虧本的生意。我們是不能說服蘇聯也來這麼做的。

右圖：四
佔領區行
政機構圖

在另一方面，就英國的觀點說來，要求我們化錢來維持德國，一面却讓別部份德國的生產，作為賠償運到蘇聯和其他國家去，那也是不合理的。

問題的惟一解決是要有一個恢復德國經濟和政治統一的計劃，允許並幫助德國工業達到較高的水準，使德國人能夠償付必要的輸入，佔領費和賠償，而同時又能維持相當的生活水準，這一水準應不高於任何會受德國攻擊蹂躪國家的水準，但却足以維持工人安於工作，足以鼓勵他們增進生產，並足以不至使德國成為別國工資水準以下的廉價勞動的泉源。

蘇聯要求在二十年中取得二十五億鎊的賠償，而他們因野蠻破壞所受的直接的損失，據估計為三百二十億鎊。

問題是：德國能償付嗎？如其聽任德國的大企業家去處理，（他們都是如此擅於規避國際義務藝術的專家！）那末德國是永遠不能償付的。這就是美英建議的危險之一。如其讓德國獨佔資本主義的老狐狸們不受控制，而只是對他們說，應該首先擴展輸出來償付他們的輸入，等到達到平衡時再來償付賠款——那末，你放心，儘我們的一輩子也不會有的賠償的。

講到德國償付的能力，應該不要忘記，她在一九二九年的國家歲收為三十八億鎊，

到一九三八年增至六百四十億鎊，而當德國在歐洲掠奪戰爭期間，更增至千億鎊以上。國家收入用於軍備和戰爭的部份，在一九三四年為百分之十，到一九四二年增到百分之七十。德國全部的戰爭費用，據估計當在六千億鎊之數。

據美國的估計，德國的工業能力因戰爭減低了百分之七十五。假如德國生產恢復到戰前生產的百分之七十，這就相當於四千億鎊以上的國家收入。這差不多就等於德國在一九三八年和平時期的收入，而在那一年，國家歲收的百分之三十四，是用於備戰的。假如僅拿這筆歲收的十分之一來充作賠償和佔領費，十年之中共為四千億鎊，那叫德國履行是綽綽有餘的。

在一九四七年三月的莫斯科會議中，俄國人準備取消舊定水準的工業計劃，而接受把鋼的生產提高到一千到一千二百萬噸的水準，並讓和平工業盡量發展，就是馬歇爾也認為倘如提高德國的生產水準，從現行生產中提取賠償是合理的。

這些問題上的協議仍屬可能。但是美英政府的片面行動，如不經盟國協議而提高鋼的生產水準，沒有從現行生產中提取賠償的分配，沒有接受魯爾兵工廠的國際管制，以及維持德國軍火謀利者的工業權力，這一切，必然引起俄國人和一切受德國侵略損害的國家的最大猜疑。有一位與貝爾納斯取同一立場的美國政治家，會公開恫嚇「用武力把

俄國人逐出德國」，可知美國的控制魯爾看來不像是和平的保障。

不要忘記，建立反動的德國使成爲「反布爾雪維克堡壘」的政策——臭名昭著的張伯倫慕尼黑政策——結果曾使英國自己陷於真正的危險中。

支離德國將加強歐洲分裂的威脅。西部或東部的德國都不可能是一個經濟獨立的單位，假如西部德國加入了反蘇的西方集團，東部德國便將交鎖於東歐的經濟中。納粹和軍國主義者重行掌握政權的唯一希望，就是造成這種反蘇戰爭的形勢。

歐洲的經濟復興與世界的和平，都將因美國這種支離德國和重建魯爾重工業的政策而遭受危害。

十二 統一：德國之路

德國問題沒有別的解決方法，只有回復到一個統一民主德國的原則，肅清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

肅清納粹決不是僅取消極政策所能成功的。甘心情願的納粹份子，從一個地方拉開，却又在另一地方播種了。只有把政治經濟機構中所有的樞紐位置，讓絕對負責可靠的反法西斯德國人來控制纔是辦法，因爲只有他們纔能監視納粹和危險的報復戰爭的陰

謀者，使其不再得勢。

永久的佔領德國，是不必要也不是可能的。因此，佔領的主要任務，是在鼓勵和加強德國人民的民主勢力，務使他們可受信託去負責他們國家的政府，而不致成爲世界和平的威脅。和約必須與一個代表大多數德國人民意志的政府締結，這個政府並能充份保證他們所接受條件的履行。

負責的德國民主份子透底的明白，經了德國所發動的歷史上最具破壞性的侵略戰爭之後，他們不得不接受嚴峻的條件，包括領土喪失和賠償。但他們認爲與其像現在這樣分裂、破壞和不確定的情形，對於民族生存毫無希望的遠景，倒還不如接受嚴峻的條件。

儘管納粹主義造成了一切腐敗，儘管軍國主義和反動的民族主義在德國，主要在普魯士歷史中是根深蒂固，但在德國人民中間，仍存在着真正民主成長希望的堅實的核。在藝術、文學和科學方面，有着德國人文主義傳統的偉大遺產。而且還有德國的勞工運動，雖然由於它本身的分裂而失敗，雖然因爲它無力組織對納粹犯罪政權及其強盜戰爭的反抗而使世界大大地失了望。

但這一曾經是偉大的運動，以及其無數的殉道者和英雄，又在最艱苦的情形下迅

連恢復了。在重行加入職工會的兩年以後，已有七百萬人左右在職工會中組織起來，且已獲得世界職工會聯盟的承認，這是一個偉大的成就。這次發展更有意義的一點，即這些加入職工會的工人，馬上還不能希望改善工資和勞工條件，而這在通常是有組織工人所第一感到興趣的。

自由德國的職工會，現在是正為爭取參加肅清納粹、消滅卡特爾、消滅黑市以及組織生產和分配的權利而鬥爭。

納粹的「專家」們應該讓職工會的代表來代替。我們對於各工人委員會爭取生產發言權的奮鬥，應該予以鼓勵。工人爲了他們的民主權利爲了撤換納粹惡棍而罷工，是一種健全的徵象。

德國人民中的很大部份儘管精神渙散，但在有組織的工人中間，團結可不是一句空話。礦工不惜犧牲他們額外的配給品，也加入了抗議飢餓的罷工，他們現在又爲了取得家庭燃料最低限度的供給，而過度工作着。

軍政府有權也有義務干涉德國的政治，假如納粹有死灰復燃的危險的話。不過，它不應干涉勞工運動的內部事務。德國工人究將贊成許馬赫博士（Dr. Schumacher）劇烈反蘇反共的政策，抑將採行蘇佔領區內勞工運動團結的榜樣，都應讓他們自己來決

定。

軍政府取締社會黨左翼聯合共產黨在西部德國成立社會主義統一黨的建議是不民主的，是違反德國民主化的最高利益的。那彰名昭著的選舉文告，也是贊助保守黨而反對勞工階級的政黨。

莫斯科會議中難得的積極決議之一，就是土地改革應於一九四七年年底之前強制實行的指令。然而不幸，管制委員會所頒發的辦法，是德國進步黨派所一致反對的。它竟讓三千七百五十公頃的田產原封未動，而使地主獲得了所分配的土地的充份報償，並讓他們繼續擁有所有的農業建築物 and 機械等。

在這樣情形之下，那從捷克和波蘭逐出來的貧窮的德國農民，就難以得到棲居的機會，而西部德國的貧農和勞動者，也不能從這次土地改革中沾到利益。但從東部德國逃出來的容克和反動的地主，挾了他們一部份的財產，却有了取得新的田產的機會。

這樣土地改革的結果，是既不能消滅地主的特權階級，也不能改進農業生產和生產的較善的管制。

納粹和納粹的支持者控制着工業生活一天，肅清納粹就沒有希望成爲事實。因此，我們必須要求肅除納粹工業家和戰爭謀利者，清算一切獨佔的事業，並完成樞要工業的

國有化。

在戰爭以前和戰爭之中，德國獨佔資本與美國獨佔資本的密切連鎖，會使德帝國主義瘋狂力甚復活的危險性更大。托萊達諾（Lombardo Tolledan），南美職工會聯盟的領袖，在一九四七年六月布拉格世界職工會聯盟大會席上，曾對此有具體明白的說明：

「假如德國的卡特爾復活了，德國就不能肅清納粹，也不會有民主。我毫無疑惑的相信，此刻德國的獨佔資本正與別國的獨佔資本攜手合作。我們知道他們在戰爭期中一直攜手合作着，甚至那些對德交戰的國家。要是我們不把德國的獨佔資本摧毀，他們終將成爲外國獨佔資本的工具，而把我們引入一次新的災難。」

魯爾的重工業必須使之社會化，這是一而再的提出過的諾言；這不但有關工黨政府和勞工運動的光榮，尤其重要的，這是保衛和平必需的步驟。

一個民主德國政治和經濟的統一，是造成德國經濟自給和阻止德國再起挑戰的唯一道路。

德國的民主統一，所有進步勢力的合作，德國勞工階級的團結，都應多方加以鼓勵，這乃是民主再造德國的主要條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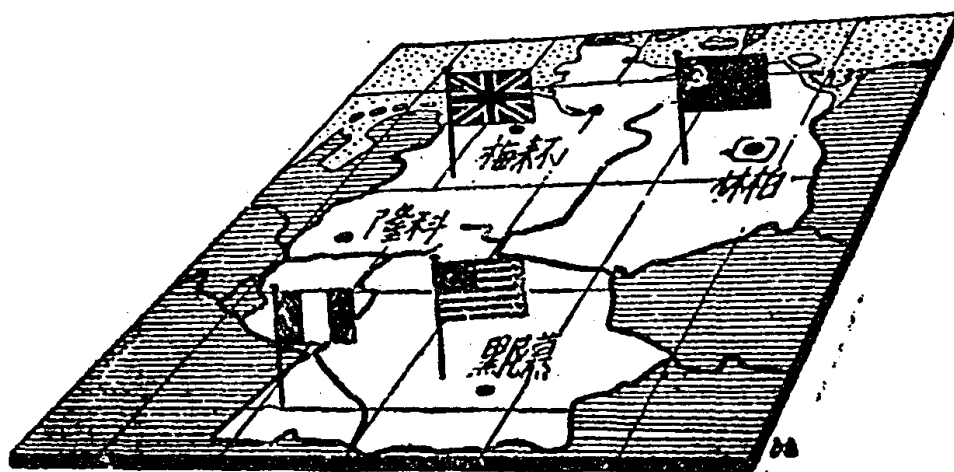
一切必須是爲了德國的統一，盟國會從他們的軍事合作中贏得了戰爭，如其能恢復政治的合作，也必將贏得了和平。

人人都有阻止導入另一次災難傾向的義務。美國的反動派不要對蘇聯協議，不要肅清納粹戰犯，也不要加強德國以及世界任何地方勞工的力量。

但是，英國政府倘如能拒絕追隨他們的政策，而堅持她在一九四五年曾得人民擁護的外交政策的原則，美國的反動勢力是可以阻止的：

「現在，勝利是贏得了，化了這樣大的生命和物質破壞的代價；我們必須使德國和日本，從此剝奪了再起戰爭的力量。我們必須使英美無偉大戰時盟國，在和平中團結。不要忘記，在走向戰爭的幾年中，保守黨是這樣刺痛着蘇聯，以致他們錯過了合力阻止戰爭的機會。」（讓我們面對着未來）

一個和平民主的德國，不致成爲世界的威脅，而成爲國際社會中有用的繁榮的一員，是可能的。這是可以成爲事實的。



圖略區領佔強四境德



國民三十一年一月

德國問題內幕

世界知識
小叢書之一

作者 英 J. Winternitz

譯者 賓 符

出版者 上海(○)河南中路八二號
世界知識社

電話 一八四八九

經售者 全國各大書局

定價法幣 元

(再版本)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78.18
38

